

6244  
:73

選舉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六十七  
之一百六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七

選舉

宋哲宗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聞於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從古來為國治民者。多士則興之。賢則衰。此理之必然也。士所以多。由養育有素。故有秀選。後造之。目等級升之。漸至於官。得其人。國無不治。臣以朝廷育才取士之法。數十年來。有所未至。向時應進士舉者。自執卷為儒。便知自重。謂之應將相科。亦曰白衣公卿。登科之後。其在高等者。知朝廷必將不次進用。率皆益自奮勵。進修德業。以副時望。所以至於公卿將相為名臣者。多是其人。近歲以來。稍異於是。登甲科者。搢紳罕聞其名。朝廷罕得其用。蓋由士子脩養無素。朝廷勸獎未周。臣亦聞禮部別定貢舉條貫。然慮於激勸。士行儒風。猶有未至。臣欲乞先時降詔。開諭使人



人知朝廷育才取士之道。使各自勉勵。尚去科選。得士必多。濟濟以寧。當由於此。

彥博又上奏曰。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今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為上。多舉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妄冒。如近時買人頭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吏部尚書侍郎。凡畧依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德功效。為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銓引對。一經聖鑑。物無遁形。更有去留。孰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銜鑑自任。處之不疑。間或以人才高下。絕異者。持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為稱職。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人。官稱職。

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蓄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美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



有官無官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

便科舉有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科舉有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

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其

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在在上

人之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如舉行義

名教節操方正而後非檢除智勇過人而為儒致政公正聰明而私

而無聞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疎庸而文章典麗而

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

簿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致合舉官臣察簿歲終不舉及人

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照檢磨

勘刻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

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

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則委執政親

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亦仍於本人除官

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

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賦舉主減三等科罪者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

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

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東不

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

人

先又上科場劄子曰臣伏觀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

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

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



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為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七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

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脣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終詰之。以聖人之道。譬如面墻。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拾遺落。槌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躄苟程。試合格。不費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勤劇。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本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



儒果非尙惠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未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慮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披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今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

有何行能。臣今保舉。理應經明行脩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今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准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閤室。亦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爾而成。未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訖。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脩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



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匪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已。毋得移坐位。相從托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汪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通。其次為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為否。三通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

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脩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十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脩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雖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脩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所有今來乞



復詩賦者皆向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為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為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讚。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其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為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行解者。依舊應舉。未嘗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為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

光為門下侍郎。又上奏曰。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舉。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預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



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為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少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來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偽萬端。與六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知其無實用。俟其到

官無狀廢職。并舉主生之。亦未為晚。

大學博士呂大臨論選舉六事。疏曰。臣竊惟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衆多為患。古之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之以法抑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越得人。以治其事而已。如為治必欲得人。則唯恐人才之不足。不患乎衆多也。如治事皆任其責。則惟恐士之不學。不憂乎競進也。今也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虛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此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立貢法。以取賢。欽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事目之詳。具于後。



一士規。州縣皆立學。皆立士籍。學官正錄掌之。凡士人不以備

寓土著。已仕未仕。已仕至升朝官。未冠及年及七十。皆不籍。并居學不居學。應舉不

應舉。皆委自鄉郭隣里。博訪以姓名申州縣長吏。再加審覈。無

遺與學官參考。行實無謬。然後書于籍。皆供本實。三年書。其

習舉業。已任者。供出身歷任。除居學者自有學制。外別立士規。略如學規。禁

過條目。其大過如兼為工商。所遊非僻。傳聞誹謗之類。皆禁之。簿二道。

一道記善。凡有善可記。皆記之。一道書過。凡犯士規者。皆書之。委州縣學正於學外

士人中。推擇為眾所服者為外學正。州城內量郡大小。自一人至三人。分坊凡預籍者。又月輪一人主書善記。過謂之直月。每

月約日。群集于學。釋菜于先聖。退而食于堂。直月以所記過之

狀。白于外學正。外學正與眾評其可否。而書之。而告其人。凡善

衆採之。告于直月。直月審其實。一四記之。有過則唯許直月察之。至會。人悉告于學正。過亦三罰。如犯大過。既書

許其改過。不願改及終不悛者。去其籍。不得與士齒。不得服士

衣冠。先定士及庶人衣冠以別之。朝廷考察德行。皆質于此。其學行素高為

眾所推者。別加尊禮。不與眾同。如出遊它所。皆共所以遊之

事告。

古者四民不雜處。士所習皆有業。今也農工商賈尚各有事。

惟士一職。多容遊手罷惰之流。士風淪喪。人才不興。皆原於

此。自祖宗以來。州縣立學。惟守令留意者。僅能勸督。應舉課

業而已。鄉里服士衣冠。而與士大夫遊。皆名為士。而賢不肖

混淆。莫之能辨。德學之進者。既無以旌別。無行之人。又無忌

憚。欲望美風俗。育人才。難矣。然比見所立學制。多欲士人居



之大倫。縱博聞多識將安用之。此失其本不可不革。況古之至學亦不在乎朝夕羣聚。諫試誦讀然後為學。蓋必立明師使時往請教有所矜式可矣。今之議立七規所以防其失。月書善惡所以進善改過。非其人者不得與士齒。所以清士流。此為之兆矣。兆足以行則潤澤之方更繁善治者措置如何耳。

二學制。凡學之制皆立大學。小學課讀誦訓詁習少儀。十年以上至于十九皆入小學。二十以上皆擇業成者前一試之。十試中格者始得入大學。方許應舉。未中格者且居小學未得應舉大學分四科。一曰德行。二曰學術。三曰文辭。四曰政事。德行之科居縣者縣之令佐與學官各舉推擇察得其實以其名薦于州。其學行畧州之長吏與學官再加審察得其實以禮聘之縣令津遣赴州學命

學官館之數與議論以察其學識。旬月而歸以簿籍其姓名。俟

科場州長吏及學官以參求可以應者貢于朝。如居州學首惟學官薦之州長

吏察學術之科以多聞博識明義理辨節文考典故為業。一曰

明經。經無多少自一經至于六經。經為易詩書春秋禮樂。如禮

必兼治孝經二曰習史。究量歷代治體安危文辭之科皆習雜

文為業。如制誥章奏文檄書問碑銘詩賦之類。如唐制政事皆

務究知利害本末及措置之法。如吏文條陳利害如法令脩立

條約不必文辭。惟取措置議論優長為善。已上惟德行一科皆

從推擇禮聘外。自學術文辭政事三科並依科場法。許人應舉。

亦自逐縣官以格陞之。州學學官又選其能者籍之。每有科場

學官以其名聞于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選官考試如舊法。額

定中選人數貢于尚書禮部。其課試高下之法以所習之高下



多少為等。凡學術文辭之科皆兼習史及文辭為上所兼習或  
史或文辭者次之。止習三經者又次之。止習二經者又次之。止  
習一經或習史者又次之。習文辭者次之。習政事者為下。明經  
者一經為一場。試義三道。習史者試策三道。文辭者試雜文二  
場。每場問目五道。如兼習文辭政事。止各試一場。已上德行科比制舉。學術文  
辭科比進士。政事科比諸科。

古者四十始仕。今則成童以上皆得應舉。故人之子弟不務  
積學蓄德。自稍有知。已奔馳仕進之門。又為學之序未嘗分  
別大小。往往躐等以進。羣應有司。其藝稍中有司之格者。十無  
二三。使人才不成。實原於此。故今立學制。分大小學之法。自  
十九以下皆居小學。二十以上其藝可升大學者。方升之大  
學。始得應舉。則童子必能安業。所習有序。不致有違越之心。

庶幾成才可得而取。又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未嘗  
一科取之。自漢唐之盛。雖未能方古。亦數路設科以收人才。  
今專以進士一科取之。其所試者止於經義策論而已。及其  
中選。則百官之事皆得而任之。就其素學而論。蓋欲明義理  
而習文辭也。當官決事。則所知義理。莫知所以施為。一有辭  
命。則所習之文不足以應用。謂之賢歟。而不知其德之可任。  
謂之能歟。而不知其才之可使。蓋所養非所求。迺亦非所用。  
養才取人之失。無甚於此。議更改科舉。復用詩賦。此持少濟  
有司。考校之末。無益朝廷育才用人之實。若明立四科。以籠  
人才。則庶幾有得。又古之仕者。莫非上之人取之。非下有求  
而後予也。故上有下賢之美。士無失己之恥。今一切使之投  
牒自進。無以異於市井臣僕。非所以養士之廉。其本已喪。則



為士有輕。為士者輕。則雖有美才。令德不足任也。今欲悉命學官採擇。然後州長吏召而試之。少厲士風。不為無補。

三試法

試法者。凡初入仕人。如初及第。今奏在官之類。在京委開封府及府

界提點司。在外委監司郡守。審察人才。可當何等職事。先令權攝管局。或差委定奪公事。以識其才。滿歲考定。分為四等。政迹

可觀為上等。職事粗舉為中等。職事不廢為下等。職事曠廢為劣等。除劣等。且令守選習學外。餘皆保明。即依所定等所任官差

注。所定等。為各次高下。其第一任謂之試官。於街中帶試字。任

滿如前法。監司郡守考定四等。上等者注優便官。中等者注合

入官。下等者再試。一任劣等者勒令守選習學。凡守選習學者。再試。一年。再試上等。再試一等。中等不選。改優便官。官滿二年。方令

下等如故。劣等降一資。保官亦合守選。不給俸錢。改任依此考

定優劣遷降。

四辟法

辟法者。官長皆許辟屬官一員。以自助。內則尚書侍郎

卿監。尚書侍郎。許辟部中員外。外則帥臣監司郡守。各舉二員。

或中舉職官。各辟所知。所辟者去官則罷。而罷所辟非其人。許

御史錄奏。傳此。

五舉法

舉法者。內則諫官御史郎中秘書博士。外則監司郡守

縣令學官監局。皆得舉受。內官及諫司。許制以上舉。郡守許

守舉。外學官許監司及兩省官御史郎中。許制以上舉。縣令許監司

待制以上舉。外監局許監司舉。除課利及諸者。凡內官及監司

郡守學官。皆云舉者籍其名。有闕則擇而用之。縣令及監局許

六考法

考法者。先立所蒞職事主意所在。以為責任之詞。如守

令則曰政平訟理。民足十勸。恤困窮。止姦盜。辦賦役之類。如監

司則曰察舉愆違。而不入苛細。長財足用。而不涉培克。薦滯才。



舉廢事。申無告。去積弊之類。獄官則曰必得情。無久繫。寬者得伸。有罪者不可苟免。學官則曰長育人才。必有成誅。激厲風俗。無使偷薄。如此類。例脩立百官殿最之目。而有司條格略立法。餘皆聽其自為。歲終一考。則定其殿最而升黜之。雖無顯過。但不如所責者。皆在所黜。凡授官者。如自度不足以當責任。許自陳改授他官。

此四法於選官庶幾盡知。蓋試法之立。足以區別。能否不致多容濫進。辟法之立。使官長自擇僚佐。足以深任其責。舉法之立。使在上者多知人才。緩急之用。不患乏人。考法之立。使非才者不敢幸進。無功者不可苟容。仕路之清。無越於是。今之入仕。亦有試法。止於經義斷案而已。所試經義。方欲酬對有司。非能究達義理。固未適於實用。如律義斷案。但可粗施

於法官。然亦泥文執法。不可常行。不若實試以事。自見其才。舊格惟帥臣監司及朝野專使。許辟一二屬官而已。近制復亦罷去。大抵關防朋比私謁之敝。然自漢唐以來。僚屬皆官長辟除。所以深責治効。雖不能無請求私徇之意。苟朝廷責任之嚴。人人欲得僚吏。以為已助。亦安肯多取不才之人。如果得其人。雖舉子夫復何恤。此法不行。止可革其小害。而失其大利。非計之得也。舉非其人。既立彈奏之法。又孰敢以非才充選乎。竊見朝廷每有除授常患乏才。此蓋未嘗素求人。物以備一旦之用。緩急之際。選擇不審。則授任失當。殊非用人之法。莫若立法使各舉所知。而籍之。又命執政大臣及吏部更審訪其才。應與不應。所舉一官有關擇而用之。以其人之殿最。為舉者之賞罰。則濫進者寡矣。今之選曹所患者員



多闕少按其治行則舉職者寡而不職者衆此乃全無考法  
責任不精之所致夫樂貴而惡賤樂富而惡貧人之情也如  
使居高位者責重居下位者責輕則才薄之人必不敢冀其  
高位矣有祿者有責無祿者無責則無才之人亦不敢徵幸  
於寵祿矣無他責之以實之効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為國之道莫急於任賢求賢之術必  
資於薦舉所薦既博則所得者多而四方之英才皆為國家之用天  
下豈憂不治哉自陛下臨御講修百度夙夜求賢以康庶務始詔侍  
從舉堪為諫官者各二人繼又詔薦中外之臣以充監司之選詔命  
始下從官人人皆務蒐擇端方謹厚之士以副朝廷旁求之意中外  
翕然號為得人近又詔侍從兩省左右司內外臺薦公明廉幹才堪  
理劇者俾治多盜縣邑其於求才可謂博而詳矣然而愛憎好惡者

天下之常情也。好則相譽而忘其不善。惡則相毀而忘其所可稱。人  
情之所同也。自侍從以及外臺固朝廷一時之選。然捐私尚公以薦  
賢報國為已任者。未必皆然也。方陛下臨御之初。人情未敢營私。舉  
薦以取咎戾。切恐法久弊生。背公徇己之意。作故舊則以情相望。權  
勢則以力相軋。薦舉之人。唯權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昔仁宗  
嘗興孝廉之舉。未幾薦者牽於私徇。多非其人。遽詔寢罷。議者惜之。  
檢會元豐令。受勅特舉官者。奏訖且以所舉官報御史臺。近來報者  
絕少。臣等不盡聞之。考薦不實。無由彈奏。臣欲乞今後命章奏房及  
內外舉者。奏狀到發。限三日內。關報本臺。庶幾臣等得以盡知。薦舉  
非才職事。應廢與本臺監司考核。有實者。從中書籍記。顯加譴罰。毋  
人三薦不實者。特勅舉官才得參預。如此。則人人顧義畏法。以妄薦  
為恥。真才實行可坐而得。而踈遠寒畯之士。無不用之歎。庶幾并謀



合智以成太平之治實非小補。

均又上奏曰。臣竊見前日勅令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茲見陛下博收群才。因能任官之意。自三代以來。設官分職。雖多寡不同。然取人大要。不過或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已。今以十科取人。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固已兼取。然論政事。正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切恐政事之日。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者。未必長於斷讞。能行三者。未必寬信敏惠。足以長人。今之所謂是人之官者。守令是也。今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薦舉。闕陞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資序。不加選擇。恐未必得人。有傷士敗材之弊。不獨如是。自比年以來。郡縣考課之法。文具而不行。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聲動天下。故郡縣之吏。亦務為碌碌細謹。守繩墨。治簿書。督租賦而已。未聞諄諄慈良。以

治人為務。蓋自非豪傑自信之士。未有不待賞而後勸也。若褒賞不加。薦舉不及。天下守令。長於理劇者。豈得有疊疊樂進之心哉。臣欲乞於十科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關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勸矣。守令勸。則郡縣之政理。天下之民。被朝廷之德澤。而太平之功立矣。

均又上奏曰。臣昨於七月二十二日。嘗具奏論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以民為本。朝廷之政令。法度加於四方者。莫不在民。而治民之親者。實在守令之能否。守令能否。實係政令之廢舉。生民之休戚。自漢及唐。無為至治者。如孝宣。太宗。明皇。未嘗不孜孜選任。以守令為急。當是之時。德澤流暢。遠近以安。無疾苦愁嘆之聲者。誠郡縣得人之助也。今天下列郡三百。為縣千餘。



其守令治績章章可稱者罕見其人則朝廷德澤之壅闕遠近民庶之未安蓋有由矣茲豈人材之不迫曩昔耶由獎勵選任之術未至耳獎勵之術無他在夫使貴臣薦之而朝廷旌用之而已彼天下之士大夫雖均為守令有以才見稱為達官之薦使治劇郡大邑則才者樂於在上之見知而四方之守令莫不觀望而勸進故薦舉拔用不過數十而天下郡縣之吏靡然鄉風矣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良守賢令彬彬布於州邑遠近之民豈憂不治哉又郡縣之政必有聽斷聽斷有得失民有賦役賦役有當否至於政有寬猛獄有繁簡民有喜怒守令之能否較然彼薦舉之官恐有不稱之責且不敢妄薦則薦舉不得人非所患也今以十科薦士下至理財斷獄請獻皆得預選彼寬厚明敏長於治人者獨不備數郡縣之吏必以為朝廷輕守令之選而不以民事為重也夫賞之則勸沮之則惰者人之常情也薦

舉不及獎勵不加而責天下之守令銳意於治民而奉朝廷之法令臣愚竊恐其未能也夫守令之職以愛養安治為本清心治已為要自非寬厚明敏學道愛人者鮮能及之蓋春秋長於治人由求孔門之高弟僅能宰千室之邑治千乘之賦况其下者乎今十科薦士下至理財斷獄之細皆得被選至於寬厚明敏善於民事者獨不及之是取小而遺大畧本而詳末天下郡縣之吏將且怠惰苟且不復勸勵朝廷之德澤志慮誰與宣而奉行歟蓋朝廷出一令立一法實繫四方之觀聽百官之趨向不可不審其發也願陛下詳覽臣之愚言若粗闕治體未為無益乞增廣條以備遺缺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奉詔詳議三省所定科舉條例其經義詩賦等科已與吏部尚書孫永等連狀詳定奏聞外有經明行修舉人一項臣竊有愚見須至別議臣伏以國家取士之制人材之盛衰風



俗之羨惡繫焉。今設經義詩賦等科。施之一時則可矣。然皆取人以言而不本其行。方之於古。臣竊以為未也。至於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稍優其禮。則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其意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繇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則不唯士失自重之誼。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為虛文而已。恐未稱所以命官薦舉優其恩典之意也。竊觀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所以不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尊。以言故也。今雖未能盡復古制。故經義詩賦等科。未可盡廢。然則致堯王之治。亦宜有漸。則經明行修。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行遇恩數。盡居經義詩賦等科之上。庶使學者知尊

經術。篤行。誼。人人勉於自脩。自一鄉推之。以至一縣。一縣推之。以至一州。一州推之。以至一路。一路推之。以至天下。則四方之士。莫不知尊經術。篤行。誼。以待上之求。應上之用。如是而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人材既盛。風俗既美。則所謂經義詩賦等科。非以行。誼。進者。人將恥為之。不期於廢而自廢矣。如此。則經明行修之舉。有得士之實。未為虛文而已也。或謂以行取人。則有浮偽矯詐之敝。蓋去防檢。則有交通請謁之私。臣以謂此殆論者之私憂過計也。夫左道亂衆。色取仁而行違者。固聖人之所深惡。然必有以察之。試之於利害。得喪之地。則可見矣。凡人之情。孰不好善。朝廷誠能正心誠意。進任正人。明義利之分。辨榮辱之境。以示天下。則雖蚩蚩之民。莫不用情以應上。况於士哉。然則所謂浮偽矯詐之敝。非所憂也。明考察之方。公進退之法。以任人之得失。為舉者之賞罰。行之以信。持之以久。風



俗日入於厚則交通請謁之私。又非所憂也。三代兩漢之治。去今遠矣。然臣猶惓惓以此為言者。幸遇朝廷欲得經明行修之士。故臣欲繇此而充之。以至於復先王之制。以成朝廷之美意。其言雖迂其効雖遠。然有志於古者。恐不能以彼而易此也。伏望聖慈特加詳察。如臣言萬一可採。其設科舉士之制。願詔有司取三代兩漢之法。見於今者。參時之宜。裁定其當。

樞密直學士王存上奏曰。臣准尚書禮部牒。准勅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監長貳詳議科舉事。臣已與孫永等所議外。有制科一項云。依舊制。此為未安。臣竊見近世制科所試論策題目。務出於僻隱難知。是以應此科者。競為記誦名數之學。非所以釋方正之舉。先朝深知其弊。遂行廢罷。今議復置。儻蒙允降。若並依舊制。即不免襲前日之弊。無補治道。欲乞下有司重行詳定制科考格。所取務先識畧。不專責以記誦名數之學。至於取人多寡。推恩厚薄。並乞裁定。

二年吏部尚書蘇頌論制科取士疏曰。臣伏觀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并立定策入三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俊良。樂聞讜論。士之抱術略懷憤懣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竊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嚴。取人太窄。自真宗以來。每舉中第者。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放者。使豪傑之士。有老於科舉。而不預甄擢。恐非朝廷聽言求士之意。臣謹按漢文二年。始詔舉賢良。時對策者百人。而晁錯為上第。武帝元光五年。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孫弘為第一。歷代沿襲。廢置不常。至唐而特盛。每遇親策賢良等科。中等者常不下一二十人。是中元年。姜公輔等二十五人。正元元年。常執誼等一十七人。四年。崔元幹等



一十七人。十年裴均等一十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龐嚴等一十五人。寶歷元年唐仲等一十九人。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二。人。自餘幽素將相等幾數十科。取人亦衆。其得士若蘇瓌。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韓休。裴均。楊綰。崔群。常處。厚。姜公輔。牛僧孺。元稹。裴休。輩。皆出此選。卒為輔弼名臣。此外竒才博識之士。垂名于後者。不可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攬英俊。有補於治道也。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薦舉。或許上書自陳。被召者。徑赴御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超資與處分。第四優與處分。第五等即與處分。由是言之。程式蓋不甚嚴。而推恩亦不甚厚。至周顯德四年。始詔。逐州郡。依舊舉人式例。別試解送。尚書吏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內取文理俱優者。方得解送。上都本朝之制。又加以六

其舉。其加艱難。致合格者少。蓋以推恩過厚。故取人益艱。况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而應此科者。尤號該洽。其經文。縱非優長。未合上等。亦皆於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來收。施之為政。必須優於專經之人。不為無益於朝廷也。臣竊謂今來既立定策第。推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臣愚欲望將來。或請應人稍多。即乞優加分數。如合格人少。即乞更加第五等。分為上下。入此等者。只依進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微倖。若恐更添入流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充制科數目。彼此通融。俱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之人。咸有榮進之望。聖世搜揚之路。庶有壅蔽之嗟矣。

三年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轍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



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沉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本來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佳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持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逐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請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鑽

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八而九。朝廷所放恩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惟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四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等伏以天子親策貢士。自漢以來。未之有改。唐之進士。雖試詩賦。然有司奉行而已。國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召進士親試於廷。當時公卿不知建明。易以策問。而唯詩賦之



用因沿著令。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體。熙寧三年始改問策。迄于元豐五賜策。莫適者陛下。遵先帝之舊。親策進士所問。災異夷狄。官冗財費之類。皆今日急務。不可以已。而議者獨疑以為定例之可預造。且常布草野之士。備於家。肄於學。日夜講說之道。固所以待問於上也。誠能據其蘊蓄。應問如響。不失所對。雖預備而貫穿之。何害於得士。若夫知摺據陳說。充以蕪語。無當於對問。而弗加汰擇。荒唐濫中。按諛希合。以異為瑞之類。而弗加糾絀。皆考官之過。非策之訾也。議者徒知對策之宿造預作。不知辭律之學。亦有記誦編集之患。知進士之能備問。不知賢良茂材之備問。尤詳也。臣等以謂學校教諸生。州郡發解。禮部考貢士。今已悉用詩賦。足審其辭。所有御前進士。且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於口義。於體為允。其御試對策。雖有文采。而於問義不相當。若詞涉

諛媚。及文理踈淺者。宜約舊制。量定分數。取旨。絀落不得雷同入等。如此則士無濫中。而考官不敢率意升降矣。

貼黃稱制策所問。安有定制。或古今政務。或天下名數疑難之類。如漢董仲舒對符命。性情文質之異。杜欽以經對六事。繫目臨時取旨。非踈遠所能一一預度。不當偶以前日陰雪衆人所知。而謂皆可宿造也。

殿中御史孫升上奏曰。臣聞太平之基。必在得賢。大臣之功。莫如薦士。天下未嘗無材。搢紳之士如林。而朝廷每以人材乏用為患。大臣有志於天下者。必以人材為先。人主有意於太平者。當以養士為急。古人謂士不素養。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果也。祖宗置三館。圖書之府。聚四海英俊之材。優其祿賜。異其資任。試以內外要劇之務。觀其進退去就之節。待其器業之成。以為廊廟之用。此實致太平



之本也。世固有知道不苟之士。懷難進自重之節。知之匪易。薦之甚難。若僕僕然自鬻於權門。惟恐其不售者。雖得千百。何補於國哉。祖宗登用大臣。必俾之薦一一名士。朝廷內外。由是以知大臣之賢否。而下及後世。推此可考其人知識之淺深。富弼韓琦功在社稷。名光後世者。薦士之力也。陳執中王珪身死名滅。為天下戮者。蔽賢之罪也。蓋不以天下為心。專為持祿固位之計。自待不厚。則以薦士為嫌。恭惟陛下臨御之初。首詔大臣各薦異材。以試館閣。可謂急所先務矣。此舉寂寥。今復已久。為國者徒知人材乏用為患。不以薦賢養士為急。願陛下明詔大臣各依近制。首薦名士。既觀今日之所舉。可考平日之所存。則濟濟多士。不獨見於周也。

八年侍御史楊畏上言曰。風憲之任。人主寄耳目焉。御史進用。宰執不得預。願令兩省屬官舉之。非是。遂寢前命。武臣薦舉。立格有攸別。職任而舉之者。有槩名材武而入之銓格者。又其上則謀略膽勇。可備統衆。諳練兵事。可任邊寄之類。惟邊要任使。隸樞密院。餘則審官西院三班院。按格注之。其後雖時有更易。而薦舉之所重輕。選用之所隸屬。多規此立制。

哲宗時。劉摯上言曰。臣伏觀近制。升朝官各舉進士。經明行修一人。及升等。推恩理為舉士。過犯同罪等事。臣竊原朝廷之意。惠程試考校。徒得文詞。故更立此制。以進行實。天下幸甚。臣退而熟計。及考舉士大夫之議。以謂法則善矣。然使常朝官舉之。不若使郡守以上舉之便。臣謹條上利害。按國家舊制。臣寮任通判知州。乃得舉官。蓋知人實難。非行已慎。閱事久。誠未可責以保任。今升朝官無贓罪。若私罪重。此外不計資任。不察能否。門調諸科刀筆之吏。一切得薦士。此不可一也。經術深淺。問而可知也。至於行義汗潔。非鄉里庠序。群



居久矣。毀譽素著。誰能知之。今不拘路分。但非有服親。皆得奏舉。臣恐流離之人。虛偽見售。此不可一也。天下升朝官無慮幾二千人。則所薦士亦如之。積累歲月。不被薦者無幾矣。人人升等推恩。無以示勸。此不可三也。議者謂朝士固皆選擇可任使之。人然入流不一。貴品猥衆。今勢利相市。必有受賂構訟。以撓陛下之法者。臣誠淺薄。不敢億度。朝士大夫。以為必然。亦不敢以為不然。然則舉選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計今天下之士。一郡一邑。隨其衆寡。必有善士。考鄉里之行。詢庠序之論。其勢親真事察。無如州郡之吏。至於監司。則朝廷所任。以按察臺諫侍從。亦朝廷所倚。以議論。故臣願每遇科場。詔下委選州長吏。奏舉經明行修進士一名。仍以應舉實二百人為率。未滿二百。聽舉一名。每二百人加一人。至三人止。監司轉運判官以上。於本路在京臺諫以上。

於開封國子監。各許奏舉一名。非鄉貫及不經學校。或無可應詔。並聽勿舉。自餘升等推恩。理舉主同罪犯等事。並依元降朝旨。臣愚以謂三代鄉舉之制。未易遽復。欲少放古。則諸侯歲貢之法。莫此為近。伏望詳酌施行。

摯又建明貢舉條制。其一曰。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為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於道。夫取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美已。而外足以為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為之說。以泛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誇高。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氓玉朱紫。困於眩惑。其中雖有真



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於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在所棄之而已。至於蹈襲它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隱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真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復者寡。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集。哀括其數。預為義說。左右逢之。繞十餘年。數勝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於此其散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於詩賦。不害其為賢。取於經義。不害其為邪。自唐以來。至於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民。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於詩賦。則詩賦亦何負於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攷言之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

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其解經仍許通用先儒傳注。或已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蔽。而適乎用。筆貢舉之蔽。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其二曰。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關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於國朝沿襲故事。於是置為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於得人。視古為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為國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絕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戶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於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



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每遇貢舉。詔近臣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其三曰。臣伏見近制明法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登科者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之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唯君子用法。必傳之以經術。法之所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為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於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於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因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謂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於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並自元

祐五年秋賦為始。

御史中丞蘇轍上疏曰。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為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為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道。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况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因違法



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轍又上疏曰。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起。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速。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闕劇。衆口譏評。皆為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選用陳諒、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新故相代。

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缺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

轍乞改舉臺官法。劄子曰。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承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古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沈淪未見。知實然。蓋亦已少矣。今法



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舊法。廢不用。而執政以  
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  
法尚存。方人物寡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  
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  
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  
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思。又遠。臣職  
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

輟為右司諫。又言科場事。狀曰。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  
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  
保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  
秋賦。自今以待。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  
異議。無所遺從。不免惶惑。慙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

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  
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  
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  
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  
未為晚也。

彭汝礪上奏曰。右臣頃以不肖任中書舍人。嘗論列用詩賦之弊。前  
後累經。臣僚議論。用四場通考六經。雖絀。猶有存焉者。如今所議。盡  
廢矣。竊緣詩賦科久不用。學者實未之習。今或以一聯一句可取。即  
趨躐並進。而治經之人。竭精羅力。窮深極遠。有至於皓首。而偶遇不  
習聲律。遂取屏廢。不得與浮靡之士。望分寸之祿。此議者所以紛紜  
而有志之士。或至於太息流涕。而不知止也。臣竊以為聖人不為已  
甚。今朝廷隆尚詩賦。詩賦既尊矣。通經之士。雖未能皆是。然其口之



所誦心之所懷皆所以治心治身治國治天下而議者過計欲一切掃除屏棄而獨以無益之辭未成之文理超拔而尊寵之臣不知所謂也。臣以謂國家取士將欲得人才也。經義策論可以得人才。詩賦亦可以得人才。何必紛紛為此異同也。臣今起請且欲如元祐勅施行。如詩賦在優等經義策論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文詞為貴也。經論在優等詩賦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儒術為貴也。策在優等詩賦雖不及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知時務者為貴也。如此則有文詞者得聘其辭有學者得盡其蘊有知識者得竭其慮上無損國體下不失士心。今開試日迫未敢深盡本末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汝礪又上奏曰。右臣伏念自井田之制壞學校之教廢施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朝廷取士一切非古其弊至於用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

命悼道之鬱滯奮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載之弊中自京師外薄四海無有遠近貴賤小大莫不變易思慮奉承至教士既知本。人且向方。而議者獨病辭說之不工。欲踵隋唐之弊法卑玩經文。耗盡道真靡知所舍。夫六經之說更伏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十聖人而後備。大窮天地之變。盡萬物之理。其要則在人心而已。古之君子所以治身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周衰典籍不用。漢興始求遺書立博士置弟子員策賢求經術以究當世得失。公卿大夫以儒雅飾吏事是時文章溫厚號令爾雅最為近古。其流至于東漢微矣。而餘風遺烈猶足以動當世士以節義自高。不為死生禍福屈折。漢亡而在猶更數世。自晉訖唐又不能及。漢治亂厚薄推源可知。詩賦不經。可以無辯。是猶滑稽俳優之戲而已。是猶閭里嘔唱之辭而已。而議者欲以此教人。欲以此取



士欲以此致太平。臣考之于心。驗之于人。稽之於古。合之於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天之生夫斯人也。其聰明智慮。皆可以有為也。惟上之所養而已。昔者以詩賦取人。故人應之以言辭。其文浮而無實。以經術取人。故人應之以義理。其言辨而在道。使取之以德行。亦將為德行矣。姑罷詩賦。從經術。是將引而高之。以至於德行也。如復用詩賦。是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先皇帝聰明博文。所以造士立政。固非臣下所能窺測。淺深高下。如罷詩賦。孰不知其為甚幸。法之未完。或久有弊變而通之。推而行之。繼志述事實待陛下。豈易於改。謗議於天下。後世臣愚。以謂今學校選舉。宜一用先帝故事。因今經明行脩。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雖未能復古。蓋亦庶幾矣。如詩賦。決不當復用。臣淺陋。信不足以單辭。獨見涕眾人之所同。好議朝廷已行之法。慶必未能齊一。伏乞下學士大夫詳議。可否使臣得

上下反復。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

貼黃。臣伏自朝廷有復詩賦議論。學士大夫知其不可者。難遂施行。比見指揮催督太學。即用此考校。又有乞試用三題者。朝廷亦不為罪。乃知復詩賦不疑。夫天下之所待者人材。人材惟上之所養而已。天下治亂。廢興是繫。風俗成壞。盛衰是繫。今制為名聲。列為章句。引之以雕蟲篆刻。無用之客。其所以敗壞人材為甚。臣以事所係者大。故不敢隱默不言。尚庶幾採止萬一也。惟陛下裁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八

選舉

宋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繫。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為半刺兩任。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暗憲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惠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百度講舉。優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纒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居安其業者。皆循吏之効。唐之貞觀。開元。號為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志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冊。足為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舉用。而監司之選。稍稍清



矣。至於郡守尤為親民。略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已上。於通判資序人內。歲舉堪知州二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關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吏之風。無愧前古。

陶又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別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稟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權。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所以防大臣之專恣。革小人之僥倖也。恭惟神宗在御。深究其弊。凡堂選奏舉之類。並悉罷去。以示大公之道。始因去年八月中執政申請。以繁劇去處重法。地分為詞。改呂吏部所用知州通判知縣。并在

京庫務寺監丞闕六十餘處。並歸中書取旨。選差之後。除吏之弊。私徇寢多。今天下州郡。除別京大府并元係堂除處。及取旨選差。并元屬八路指射外。其存於吏部以待常調者。數極少。而員極多。待次之士。遠至一三年。近須一歲。或有一闕可就。則中書取而差他人矣。或受一闕而去。則中書又奪而惠他人矣。處州之胡宗質。睦州之李孝廣。滁州之陳知新。光州之燕介。均州之劉斐。永州之吳潛。此六郡者。皆非元係堂除去處。而中書取以差也。吏部差王照知海州。藥子元通判瀛州。方蒙知咸平縣。皆數月矣。中書乃以石麟之知海州。胡及通判瀛州。孫純知咸平縣。是皆奪而惠之也。若謂胡宗質李孝廣陳知新。自提舉得替。燕介係中散大夫。石麟之曾任太常官。皆非吏部可差之人。則當契勘堂除州郡。而差不當取吏部見使之闕。及奪他人之已受者與也。若謂朝廷慎擇庶官。執政惟才是用。則劉斐曾任



知州以失入死罪責降。吳潛曾為運判，以刻剝苛細罷官，皆非所謂才者。而近方牽復，並先除郡。士論誼沸，已謂不平。然又有甚於此者。蓋胡及嘗為開封判官，以不能檢慎去職，纔送吏部，便得堂除。孫純以受賊致罪，正緣宰相之妻族，乃受畿邑，而皆奪他人之有而與之。胡及，衡華子。孫純，衡方蒙。王詭前知徐州，附會吳居厚，搆歛害物，得替歸部，忽除省郎，為人所彈，乃罷其職。今則差知密州陸師淵前知開封縣，統入中限，猶未造簿，以弛慢衝替，今則差知宿州。且胡及送吏部，王詭罷省郎，皆是朝廷顯責。詔墨未乾，而中書已有選擇告命之出，不述知所因。陸師淵與劉斐、吳潛均是衝替，而師淵又得元係堂除大郎。知痛私曲縱橫，莫甚於此。是陛下黜之，則執政升之；陛下退之，則執政進之。怨歸於古，而恩出於下，非今日之所宜有也。夫威福者，天子之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今大臣進退羣吏，一出己意，蓋不守

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尊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漸也。伏願聖慈將合係堂除闕，編為一等。今後如有合得堂除之人，只於前項去處定差，其曾經擢用而非次差替罷職責降牽復不送吏部者，於合得堂除人之下，別為一等，依名次先後與前項差遣，並不得於吏部取闕差授。及衝已授之人，所有元豐八年八月取旨選差條貫乞賜刪改。

刑部侍郎王覲上疏曰：臣伏見吏部四選吏員之冗，莫甚今日。而任使之際，欲求乎秉德守義，赴功稱職之人，則常患其少。論者惑之，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承平之久，陳力就列者，以數萬計。其間蘊道義，負才能，富學術者，宜亦多矣。然猶以少為患者，何耶？蓋內不足者，急於人知，彼其賢廉，既不及汲於求知，則朝廷之上，知之豈易哉。孔子曰：舉爾所知。雖使孔子為政，而欲得賢才之多，亦不過使在位



之人各舉其所知而已。今夫舉陞陟改官者徒以應格。近歲十科之薦所薦既衆。而朝廷難於必用。其科遂輕。而縉紳視以為空文。其勢然也。臣竊謂科格固不可廢。若於科格之外。間詔中外臣僚素有才望。其言可信者。使特薦其所知一二人而試。以事其人。臣既以持言薦士為寵。而不敢忽。又以其所主而觀其所為主者之能否。而賞黜之。則應詔者孰不任責。庶幾人才之出也。

觀為右司諫時。又上疏曰。臣伏觀今年正月十七日勅節文。舉經明行修人。委州縣當職官同狀保任。申監司。再加考察。仍於發解前牒報本州。與充本州解額。臣竊以朝廷設經明行修之舉。非徒欲以得其人而任使。又將勸後進之士篤於學行也。今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矣。夫古之所謂士者。莫不以廉退自重也。自以科舉取士。而士之不能以廉退自

重亦已久矣。今天下州郡應舉者甚多。而解額至狹。凡挾策讀書而未免於干祿者。莫不有競進之心也。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不在解額之中。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者。其勢必須出力推薦。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風矣。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遂奪其解額。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者。其勢必有內懷忌疾。而謗讟訐訐無不為者矣。如此。則學者之完人益少。而經明行脩之舉不幾於廢乎。蓋必然之理也。臣故曰。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也。夫天下之風俗澆淳厚不同。豈皆其天性哉。顧所以道之如何爾。臣伏望聖慈。指揮於前項勅內。改與充本州解額六字。作於本州解額外。解發庶可以久行。而無弊也。貼黃臣無看詳前項勅內。逐路所舉各有人數。惟不及畿內。恐是漏落。不可謂王畿之內。而無經明行脩之人也。亦乞指揮添入。



觀又上奏曰。臣竊以祖宗來臺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便殿。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為復出宰執之意邪。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傅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茲在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召對親閱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為多。

畢仲游上言曰。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蒙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

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猝猝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而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為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於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為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於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以未決。而又匿其所短。慕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為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而與讀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返宜於世耶。蓋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為科



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為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於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為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闊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小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太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於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於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為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

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為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為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於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為舉子之所亂。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於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為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為。何損於經。則既以經術為卜利祿之具。便求合於有司。得失之慮。交於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於前日者矣。要之為術。不善則已矣。豈可通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趣時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



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傳會。春秋以為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於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於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於在位。以卜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為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於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為。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於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於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為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

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於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為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必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耳。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為科舉之後。便與不便耳。蓋詩賦雖若無足為者。而題目或出於經。或出於史。或出於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沉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義者。校之相去。



幾何而涉獵汎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於事。是其名則卑。而施於科舉。偶得其術而便耳。至於經義。則不然。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科舉之下。論題自見所出。易於為文。策則人人皆挾。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粗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假留意於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雖衆所共知者。亦或不知。至有謂賈山為賈誼。以建武為武帝。年號者。由是觀之。經義雖如近古。而用經義應舉之人。必昧於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於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耳。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於詩賦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止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其術。偶取者為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其術之不便者為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三也。至於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於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使他人之作。詩賦則雖為預備。是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為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唯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偏見而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

賦則唯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偏見而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



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為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為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詞賦之外。更知經耳。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與時務。論題出於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為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為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於易。或出於禮。或出於詩書。或出於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於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為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於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於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為言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亦知一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為詩賦。留意與為經旨。而留意五經者。

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驅之命狹也。為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於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於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為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為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厚少增損於嘉祐之制。則人無難。蓋明經近於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者。將自化而為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於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於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且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為博士。教官。使傳道於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



得經術之正而無科舉之累。道之衰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其於暴名近古而改則民疑。然則專使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諸生。雖理之所在。亦以為不暴而釋民疑也。惓惓之忠。唯朝廷裁擇。

貼黃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於更改。蓋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為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於昔日進士之科。其為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為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於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於詩賦。

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理難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於更改為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既為詩賦策論。而又於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試策。今於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唯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既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為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為干利祿之具。非真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



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於聖選。坊恐相為朋黨。相為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為權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諫之路。不勝幸甚。

李鷹上論曰。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獵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堯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罰。人

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加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而思則吝也。况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况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故賢蒙顯職。貢士之諸侯。則至于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于黜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墮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譴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鯨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嶽。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堯之放可也。堯則治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也。蓋人實不易知。而富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憂而畏之。則放齊四嶽之過舉。豈與驩堯同科。以是推之。雖或有罰。猶當恕之。有賢而或進退之。未嘗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



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為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為未發有罪為本。發有罪為有功。無過進賢為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為健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為長吏於此。乙為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為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謂市之。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卹而為援救。凡所充舉。類皆肉食者。締交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滯。擢一豪傑。其

可用者如是。欲群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為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答恩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摘發之詳。得以攷稽焉。蓋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摘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以聞于上者。必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有機略。嘗於某處。鞠獄幾十次矣。苟使薦舉之奏。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其所薦。安能至此。陳乎。封侯。而魏無知。因以受賞者。旌薦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



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為格。願視其舉者之高。厚量為舉主之酬獎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為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命舉主以所舉酬獎。又何勤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內。文武僚案。不啻百合。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許之。擿發者。則無員數。謂凡可擿發者。必擿發也。至于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擿。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溫。已舉所私。所私皆異。餘見其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奈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遠矣。長吏以薦舉為恩。下吏以奔競為俗。或賣交以進。已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養其親信。或姑息俯偃。以媚其僕御。或卑詞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悅。吮癰吮痔。曾不以為羞。指天誓心。曾不以為媿。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以烹。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為之龜鑑。勿妄許人。以而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具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一則取諸考課之書。稽攷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為可舉也。然後黜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說。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行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為差。况朝廷必使真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王巖叟上言曰。臣切以人得於衣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群司之衣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



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材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願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瑯琊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於成器。而後可施。榘楠豫章。皆良幹也。長之養之。至於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冉求之。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王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蓋人道。然後可以治人事。故人使長之。出使治之者。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

歲賓。或終身不齒。雖庶人之。孫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亦能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俟人之必至也。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群。自敬業樂群。至於博習親師。自博習親師。至於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至於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彊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教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聖人之行已也。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也。升於鄉。則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司馬。由秀而選。由選而俊。由俊而造。由造而進。不躐等。不陵節。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更然後祿。先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蓋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察也。故士知學之可樂。不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取退捨。以俟天命。人人安於為學。而樂於循理。考之則有成。德任之則



有成效。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博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使學者寔盛。異端日滋。六經之說。人自獻於其君。而操以為禽犢性命。一理喪於破道之言。聖賢之迹。或於浮名之行。利祿使然也。陛下嘗詔一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返古人精微之蘊。祛百年陳腐之說。道德之垂。性命之理。著見簡策。使天下學者。一其析。嚮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溺於之。又離蹇淺之弊。而又慎選講官。開析餘義。使以斯明室。斯通虛而徒實。二歸。其於教人。可謂至矣。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賦。萬機之暇。周覽墳籍。始稽之以驗物。又操之以映事。天人之道。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間諭大臣。專意學校。慨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即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允試言博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或擢之以高第。或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篤矣。然而承學之士。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

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下寤寐虛已之求。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祿利之心。故也。夫軒冕在前。膏楬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操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弊在利祿之欲速。其為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地之高遠。非如鬼神之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聖人之言鬱而復明者。性之在人。不可滅。故也。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論。刻革俗學。發明至贖。蓋天為陛下生其人。人為陛下駕其說。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然而有論。然後能議。有議。然後能辨。見近而不及。遠聞一而不



知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由是思索不精。爾昔有梓人為鑿者。其技甚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者。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為一。非神之使然也。精之至也。苟能如此。利祿不足動也。陛下欲取士得人。莫若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穎昌教授鄒浩上疏曰。臣愚伏觀近降貢舉勅。凡考進士試卷。其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場。只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感之。首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行。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于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

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况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習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群居。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知者。不必雜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係有司。而有司之好惡。又各係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譽。迄無定論。而士之取中。直以幸不幸爾。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覩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哀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據右竊。以違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學校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



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言也。士之品有二。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之則廢。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徧之習。則是天下之士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遍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學始命教官。官誠有意於以義理養天下之才者也。今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徒為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祿。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追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覩陛下

南嚮以來。以天地之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微。黜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急之務者。甲以為可乙以為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切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為善。胡不盡罷科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為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夫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失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美也。萬一所舉或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為聖政之累乎。傳曰。設教於本。其弊且末。設教於末。其敝若何。又曰。為君人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於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之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少察臣之二利四害。則得失判矣。且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為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為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



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次去來吏部者。又嘗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及引親舊。不遺棄疏逖。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舉刺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植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各安其所。而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冀指擿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之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遣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覲縷臣不暇悉知。要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

堂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然察臣之私。然視朝之傳者。參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不明義理之職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日用焉。猶或幡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况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采。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選用舊物。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名。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豈甚難哉。孔子不欲去臠羊者。非為臠羊也。為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毀明堂者。非為明堂也。為王者之政也。儀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述。考。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一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亦谷仁厚之澤。備員學校。為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用敢因職



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來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

朱光庭上言曰。臣切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正是不當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為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溫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溫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已上封事論列。今再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具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

為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下之所以脩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歛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徽宗大觀二年。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



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者也。一介匹夫。崛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為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繫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殆為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為尤甚者。其原本於重內而輕外。且今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况阿附趨佞。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謹誦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為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內為榮。進之塗。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為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萃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

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而不畏。外。內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奸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臣既為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為郡。

大觀中。侍講兼議禮武選詳議官慕容彥逢上奏曰。臣伏觀神宗皇帝聖謨淵遠。思慮豫防。雖天下治安。不忘武備。自熙寧中。特建西學。招徠群材。訓以武志。凡考選升補之法。皆出宸斷。士之游於斯者。以程文觀其器識。以弓馬閱其藝能。以規式察其行義。其自上舍免省試者。積累歲月。速不下十年。須程文弓馬數在優等。又其行義可稱。乃為應格。雖應免省試格。又從上共不得過三人。其教之如此。其備養之如此。其久擇之如此。其精選其授官歷任。與夫取一日之長者。無甚輕重。其非次進拔。缺然不闕。甚未副建學造士之意。伏望聖慈。



因殿試武舉進士唱名內。該上舍免省試以上恩例者。命執政審其人材。稍加獎擢。庶幾學者嚮風。罔不激勸。因以作成其材。上稱任使。

政和中。彥逢知貢舉。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既廢明經學究科。特設新科。明法優為恩例。至黃甲擬官。俾先進士注諸州司法。蓋將以變革舊習。故其初不得不然。紹聖四年。朝議以此法行之。既久。昔人之為新科者。十消八九矣。恩例之優。宜亦少損。乃以司法及其餘判司。闕袞同從。上差注。元符三年十二月中。因省部勘當。遂罷紹聖指揮。更不施行。臣契勘新科明法等。人徒誦其書。未必曉其義。若以進士素不習法。難以輕授司法職任。則其餘判司等官。或以治獄。或以聽訟。亦未嘗待其學而後授之也。朝廷取士。患不得實材。果得實材。何施而不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來吏部注新賜及第進士出身。

闕一員。宰執具人才資任。合充其選者數人。取自聖擇。若未當聖意。則睿旨別行。除授德音。渙發三省奉行而已。及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有不當。臺察彈治。當是之時。威福專在乎上。差除至公。人無間言。寒俊之士。激昂自奮。得人為多。自後宰執欲任自己之私。專竊威福之柄。若有進擬。指定一名。除授去取。不出聖意。至於寺監丞而下。州郡員闕。多歸於堂除。大公至正之道。罕聞。私謁奔競之風。寢熾。攀附宰執者。有進擢之速。特立自守者。有留滯之嘆。除目一下。士論沸騰。此弊不可不革也。伏望聖慈。紹述神考之志。監司已上。差除。並取聖擇。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此。則大公至正之道。開。私謁奔競之風。息。嘗社稷無窮之福也。次升。又上奏曰。臣伏觀先帝修立官制。先釐百工。除監司省郎府推判官大藩知州已上。係朝廷選差。自寺監丞而下。以至州縣差除。一



切付之吏部。又有選格次第。其等差有注授優便者。必以功能進。而不為勢要得。已授命者。必可之官。不為堂除。易孤寒之士。不附麗之人。緣此皆得以自奮。差除一出於至公。而不緣於私徇。元祐以來。執政大臣。欲擅國權。紊亂官制。自寺監丞以至主簿。既出堂除。吏部注授州縣員闕職位。又為朝廷取闕。其有已授命之。令待闕。有及一二年。又為堂除。別差官改易。甚為狼狽。當是之時。被命公朝。拜謝私庭。其職任之美者。無寒門悉歸於勢要。縉紳或有不均之歎。今日朝廷修復先帝政事。差除尚乃因循前日之弊。未足以成先帝之良法。美意也。伏望聖慈。特降旨。揮員寺監丞而下。一如元豐官制之初。不係堂差。州縣差注。朝廷更不取闕。庶使功能不遺於寒微。職任不移於權要。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論刑乞寺監丞而下除。據依官制格。一切付之

等人。並依紹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施行。所貴德澤均被。上釋陛下造士之意。

宣和中。監察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觀瓊臺郎黃宗源奏。乞與文士。衆同殿試。已降指揮者。臣竊惟國家取士。雖有數路。唯進士一科。最為清選。每三年一詔天下之士。試于有司。比至春官。奏名。來上。然後陛下親策于庭。賜第錫服。而官使之異。時為名臣。磊落相望。皆由此出。今宗源廼道家者流。雖以程文擢為上舍。實應前日道學之格耳。今既罷道學。則與其科目併廢之矣。尚何殿試之有哉。況進士之所學。而陛下之所策者。乃當世之務。禮樂刑政。治天下國家之大者。非宗源之所習也。蓋道家以清虛澹泊為宗。以無為寡欲為教。宜其孤高自持。不與世接。今若使之操觚試藝。競科甲之高下。以徵榮利。則非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亦何取其為孤高絕俗者乎。且



為黃冠師而與多士同趨大庭。不知所服何服。既中科目。則又不知所賜者何服耶。若賜以進士之袍笏。則非道官所應服也。若止於羽衣。則命士森列。而衣冠獨異。實駭衆目。必有竊笑於班級者矣。易之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夫以宗源之藝業。一旦輒與進士同科。聯名桂籍。而叙同年。似非以類辨物之意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觀陛下稽古建極。親御翰墨。是正百度。復公少宰相之官。易武選之稱。辨內省六司之職。立命婦八等之封。名實相當。典章一新。誠萬世法也。今獨以進士科目。雜以道家流。故議者紛然。以為未稱陛下前日制作之意。而臣區區之愚。亦竊為朝廷惜之。其黃宗源許令殿試指揮。伏乞睿明詳酌。特賜寢罷。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恭惟神宗皇帝待大臣有禮。相與以誠。至於進用人材。選推士類。其權必常在已。而不輕付與。自監司以上。若

吏部以選格差注。至今不蒙施行者。臣竊惟神宗皇帝立事必有法。立法必有意。非苟然而已。經畫官制之初。必先會計。昔日官吏俸給所費幾何。既行官制。則制祿高下。必以昔日為准。故省郎而上出於堂。除則支全俸。寺監丞而下付於吏部。則支折俸。今寺監丞而下。既係朝廷注授。皆給全俸。所支既多。國用益匱。京師財賦。寔乏其亦以此侵耗之一端。况立法非特如此而已。蓋將以分宰執之權。摧奔競之風。而使寒俊之士。各得以自奮。吏部員闕。既當則人人無留滯之嘆。三公之道。由是闕矣。今三省曾不以是為意。其員闕。既歸朝廷。惟欲增重其權柄而已。其為官擇人。誠未見其實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命寺監丞而下差注。一切送吏部。以存官制良法。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廉非士之高行也。衆人好汙。而廉有時而為高。退非士之清節也。衆人好驚。而退有時而為清。人君砥礪名教。敦



厚風俗豈有他塗哉。徂衆所好而好之。弗衆所惡而惡之。好惡不出於在位之私。而以在位為之媒。故天下翕然觀化。而無東漢激揚提拂之弊。清議歸上。厚德在下矣。臣在鄉曲。及出試吏。行三十年。嘗所見聞於仕宦。不言財利。不私貨賂。不侵蠹百姓。百無一二焉。監司郡守。有歲薦常員。三省樞密。有不次除日。內外紛驚。門牆如市。袖書自媒。背語相刺。甘言諛語。日陳于前。貴公心知其非。亦重於謝絕。既退。驚立廡下。折腰倪首。呈露肺腑。盱盱雖睢。為可憐之態。士節靡喪。風俗薄惡。半分犯義。虧名敗教。有至於此。今日天下所當先慮者也。然由士類汙染。當以士類浣濯。是猶解醒必以酒也。欲望朝廷應中外任。仁乃未該。引年自謝事者。學行卓然。可觀尤於廡退為多。若廡退不足而文采勝者。不在選焉。許侍從臺省。監司各薦所知一人。保任終身。以備選。權所舉或謬。不以自首原免。一人為之媒。衆人知所嚮。

矣。此激濁鎮浮之要術也。伏惟陛下少留神。天下幸甚。

通判李新乞令部使者薦進人才。劄子曰。臣嘗觀皇華遣使之詩。而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且訪問於善。為咨所咨。必於忠信。使事以忠信為本故也。咨諸事為誣。既誣矣。於是謀之。既謀矣。度其所宜而言之。咨度者。以義度之也。猶以為未也。又徧咨而擇所從焉。詢者。徧咨之也。陛下總章問道。游心巖廊。以天下四方之遠。上情有未通於下。下情有未能達於上。故每道遣廉訪使者二人。分詣郡縣。觀察風謠。廣求民瘼。凡事上不度。犯法干禁。雖遐徼異域。有寬抑杜塞。及吏之暴橫。得以直通陛下。遣使臣所以寵遇者至厚矣。臣愚無知。叨遇將明之列。奔走盡瘁。靡敢違戾。日夜焦心勞思。所以報陛下者。無非忠信之事。且州郡薦士。各有常格。高奇才文士。素為一路推稱。孤寒無援。沉於下僚。亦有甘自晦縮。不求聞知。或不遇



知己論薦不及。士安義命，莫肯競進。蘊藉博洽，難以自暴。臣欲望陛下因其奏計，願賜聖訓，令廣取時譽，察以名聞，節之下所部，取其文藝，攷察送學士院詳校，有可採者，陛下自擢而試之。菁莪樂育，教養而後用之，則真材輩出矣。凡使臣巡歷所至，許命投獻文字，仍不得諷諭州縣，沽敷薦士之名。庶幾上副陛下旁求雋乂之意，而萬里之遠無遺賢之歎。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八



